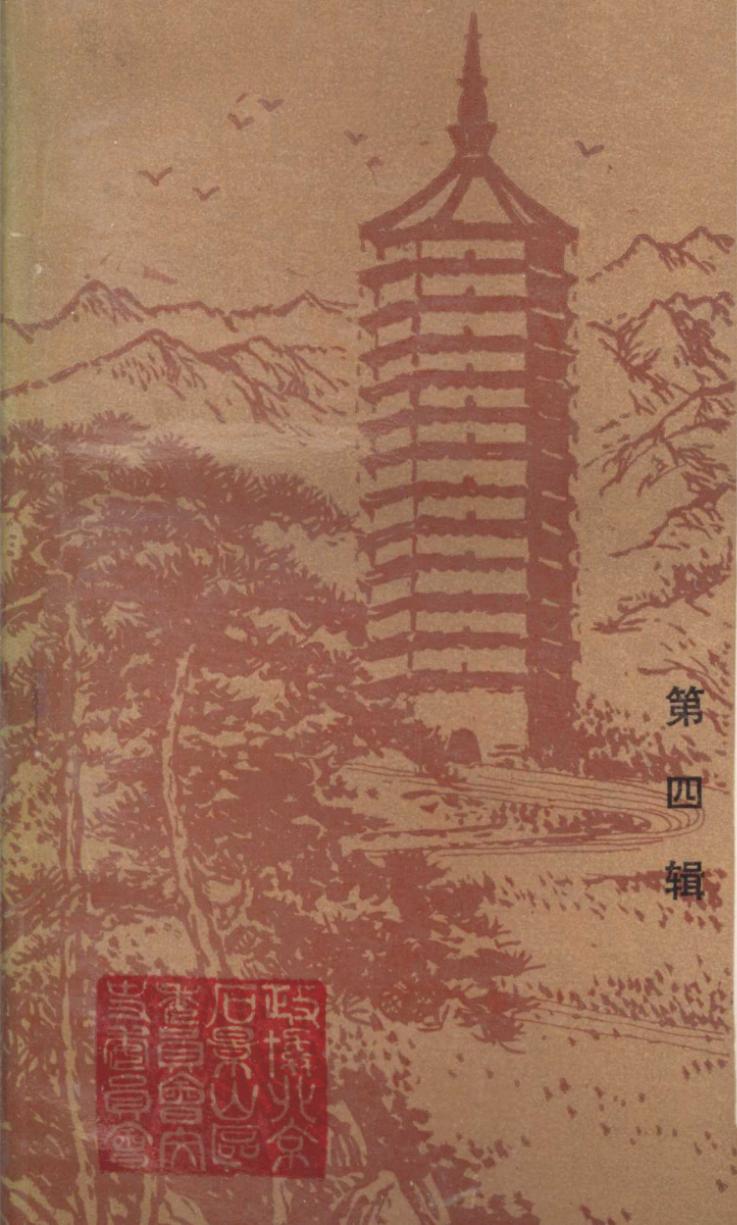


石景山文史資料

第四輯



石景山文史資料
第四輯
石景山文史資料編委會編

石景山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文泰冀王蝶件是《晋书史文晋北派》，《志系献黄》由大文。舞
审副险禁，员恭合奏副孙资史云会作。幸

坐喜。而封面设计：侯增信，员会盟同主为国中。史纪，贾
王十行。且封面题字：何大齐。

立。且封面篆刻：赵跃华《历史学籍文部》，《晋书文部学牛》
晋学中》版式设计：王成纲。

良》。主 编：杨进成》，（一）舞副南歌），《典故赏鉴时
代》。且一《编审人员：

贾懋谦 杜宗义 何大齐 屈祖明
吕品生 关续文 王振中 梁子筠

蔡立言 王成纲 侯增信

题图尾花：侯增信 委员会委员山景正微此，员会

官，中其，贾品朴朱美重京北莫国全喊参火蔓。画禁牙酥。真
。跳出环跳出幽品朴心不直长，矣品朴表表味紫毫一舞荣品朴的

石景山文史资料

政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门头沟区妙峰山印刷厂印刷

* * *

1991年12月第一版 199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印张：6.875 字数：184800

印数：1—1500册 成本费：3.5元

BJSWS-9112

夷
紀
博
集

家
寧
存
史

題贈石景山正波

文寶抄錄編刊

白介人

石景山文史资料 (第四辑)

目 录

史实回顾

- 一九四九年石景山区概况 区档案馆 (1)
石景山中苏友好人民公社
..... 程占军 崔恩平整理 (20)
京西一贯道的覆灭 王来贵 (82)

人物志

- 石景山区体坛明星谱 (下) 李敏 (120)
袁世荣与琅山福利社 王来贵 (4)
我所知道的刘珍年 梁子筠 (134)
国民党元老张继轶事 王振中 (130)

· 成人教育史话 ·

- 建国初期石景山地区的扫盲运动 王来贵 (146)

名人足迹

- 记老舍在首钢红楼的一次讲演
..... 关续文 (103)
老舍和石景山 舒乙 (40)
野战行 舒庆春作 王成纲注 (42)
孙敬修任教衙门口 丁传陶 (79)

往事摭语	名扬京西的北辛安镇商业街 胡冀民 (52)	
	石景山京剧往事录 昌殿华 郭新生 杨建章 吕品生 (106)	
	先祖屈兆麟与如意馆 屈祖明 (30)	
	灯笼陈谈灯 陈慈 (100)	
	我的票友生活 徐树基 (114)	
石德山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贾懋谦 (163)		
• 风俗丛画 •		
古迹寻踪	燕京昔影 何大齐画 木 玉诗 (165)	
	法海寺壁画受损处理经过 区档案馆 (177)	
	麟庆与秘魔三宿·灵光指径·香界重游 屈祖明 杨进成 (72)	
	龙泉寺的藏密真言石刻 姜希伦 (179)	
	模式口村的慈祥庵 李新乐 (181)	
话说模式口 常 华 (184)		
墓府拾遗	边山七十二府今闻 陈广斌 (93)	
	清代供王坟 冯其利 (187)	
	西山佟家坟 冯其利 (190)	
	• 考证与商榷 •	
	燕宫与蓟城遗址商榷 (下) 翟连学 (192)	
文化史知识	饺子·上元·元宵 蔡立言 (202)	
	古代建筑屋顶样式 屈祖明 (207)	

工干人增 工干人增 工干人增 工干人增

13 会办区 6 委员会 18 调查组 13 会委区

一九四九年石景山区概况

区档案馆

工干人增 工干人增

1811人工 1811人增

原农安公区(二)

1949年7月，石景山区由北平市第二十七区改称第十九区。当时的区划范围，东邻新北平市市区（大体与今界同），西与门头沟接壤（三家店西），南起永定河，北至十六区（东北至今海淀区田村，西北至本区潭峪），面积为99平方公里。北辛安镇是当时的商业中心。

1949年8月，石景山区新划行政村15个（原36个）、镇一个（北辛安）、街一个（金顶街）、自然村19个，计行政村、自然村、镇、街36个。

15个行政村及所辖自然村情况是：庞村、古城（辖白庙）、八角村（杨庄）、衙门口（水屯）、鲁谷（黄庄、下庄、上庄、石槽、何家坟）、田村（什坊院）、西黄村（廖公庄、龚村）、高井（石府）、麻峪、五里坨（隆恩寺）、三家店（老店）、黑石头（五福庄、四合庄）、模式口、刘娘府（琅山、金顶街、西福村）、广宁坟。

1949年8月，全区总户数为9918户，人口41217人。其中，男22115人，女19102人。

党政部门人员组成情况：

(一)区委、区政府:

	干 部	工 人		干 部	工 人		干 部	工 人		干 部	工 人
区委会	13		税务所	12	1	区青委	3		区农会	5	4
区政府	26	6	工会办事处	5		区妇委	3		区合作社	7	1

计干部74名，工人12名。

(二)区公安分局:

	干 部	工 人		干 部	工 人
区公安分局	28	5	第三派出所(西黄村)	5	1
第一派出所 (北辛安镇)	6		第四派出所(五里坨)	5	1
第二派出所(衙门口)	4	1	公安队: 干部1人, 队员68人, 工人3人		

计干部49名，队员68名，工人12名。

农业情况：全区有耕地53301.87亩，其中，水地9487.43亩（分布在五里坨、三家店一带），旱地43814.44亩（分布在衙门口、黄村一带），有稻田62亩（主要分布于麻峪一带）。农作物以玉米、白薯、谷子、高粱、粟子为主，其次是绿豆、黄豆、黑豆及花生、甜瓜、西瓜等。

石景山区是门头沟进京的必经之路，那时农民常以大车、骆驼为运输工具运煤至北平市市区，因此运输业较为发达。

人口从业情况：从事手工业248户，人口933人；农业4073户，人口18860人；工厂做工4276户，人口15875人；商业1008

户，人口4420人；无业及其他313户，人口1129人。

石景山钢铁厂、发电所周围，即北辛安、古城、麻峪、庞村、广宁坟、金顶街、模式口等地，产业工人、临时工人（兼商）居多，占当地人口的69%。西黄村、衙门口一带，大都从事农业。

文化教育：当时有小学32所，89个班，学生4283名。教工人员110名。其中，市立小学25所，67个班，学生3215名；村立小学4所（福寿岭、石府、黑石头、秀府），4个班，学生149名；钢铁厂附设小学两所（金顶街、新古城），12个班，学生589名；发电所附设小学一所（广宁坟），6个班，学生330名。根据小学分布情况，其中北辛安镇、西黄村、衙门口、五里坨4所小学为我区中心小学。

（王来贵整理）



19

袁世荣与琅山福利社

王来贵 编写

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琅山居委会连续多年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居委会，各项工作井然有序。这里虽然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但生活方便，人心安定。200多户人家的宿舍区，生活服务设施齐全；有粮店、商店、菜站、理发室、浴室、缝纫部、托儿所、青少年活动站等。琅山福利社到1990年底已有职工300余人，其中残疾人151人，拥有固定资产90万元，流动资金120万元，创利超百万元。1981—1990年的10年中，共为琅山居委会的各项事业和建设提供资金40万元，有人说，琅山居委会可算是石景山区居委会中的“首富”了。这话一点不假。琅山居委会和琅山福利社办得这样红火，多亏了他们的好带头人——袁世荣。

1979年，首钢修理厂的老起重工袁世荣办完退休手续，回到了首钢家属琅山宿舍区，担任了琅山宿舍居民委员会党支部书记兼居委会主任。

早在1956年以前，国家兴修水利，开凿永定河引水渠，在苹果园地区的西井村和琅山村，分别修建了两片简易工棚。1960年，开凿引水渠工程竣工后，临时工棚便由首钢买了下来，稍加修整，作了临时的眷属宿舍。先后有首钢的210多户职工和家属，1000多口人迁入定居。老袁头儿是最早迁入琅山宿舍的住户之一。他对这个宿舍区的形成以及这里居民生活中的种种困难，都了如指掌。

这里，地处偏僻，起先除简陋的房舍外，其他生活设施，一无所有。

为了维系这里的几百户人家，也是在群众的呼吁下，后来才从西边的琅山村迁来了一个小粮店、一个小副食店和一个小菜站。然而，别的地方有的，这里仍然没有，诸如洗澡堂、理发店、托儿所、活动站等。这里做衣难，看病就更难。

迁居到这里的人们，也只好入乡随俗，洗澡、理发、做衣服、买东西，往返几里或十几里路，到金顶街、苹果园、古城去办。环境的困难，群众的疾苦，像一团火，时刻在燎拨着老袁头儿的心！

“一年为居民办一件实事儿”，老袁头儿在居委会里这么说。

艰苦创业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事要一件一件地办。话虽这么说，然而琅山宿舍区该办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老袁头经常接触的，是那些待业青年。经过十年浩劫，国家经济萧条，百废待兴。那些从学校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青年人，有的呆在家里无业可就，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困难和忧虑。党和政府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共同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老袁头儿下决心从这里开始。

然而，二百多户的琅山家属区，待业青年上百人，居委会要物没物，要钱没钱，条件最差。要解决这么多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谈何容易！

谁知老袁头儿有个犟脾气，他要想办的事儿，只要认准了，棒打不回头，非办到不可。要办事，就得有资金。然而，资金又从哪里来？

老袁头儿瞒着老伴儿和儿女们，从家里“偷”出了一百多块钱，加上他当月的退休金，凑足了二百元钱，跑到古城服装厂，买了几麻袋的下角料，居然办起了一个由二十名待业女青年参加

的小小缝纫部。

姑娘们把碎布头儿拿到自己家里，用自家的缝纫机拼成小孩儿衣裤、围嘴、枕套、椅垫和鞋垫等；家里没有缝纫机的，便用手工勾针，编织桌围和被罩。

姑娘们的这些产品，摆到繁华的街道上去卖，吸引了不少过路的人。有的人蹲下来挑挑拣拣，也有的人提在手里褒贬不一，可就是很少有人肯出钱买。

姑娘们泄气了，有的想打“退堂鼓”。

可老袁头儿却说，有一货必有一主，繁华地区不行，我们就到乡下去卖；乡下不行，我们就到山沟沟里去卖。是商品，总会有买人的。

为给这些小商品寻找销路，为使姑娘们安下心来，也是为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积累资金，老袁头儿请来了首钢炼钢厂退休的王政富老师傅，一起做起了“山村老货郎”。

这两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每天清晨四五点钟出发，用自行车驮着上百斤重的小商品，到几十里地以外的京西山村去卖。

山村交通闭塞，平时难得有商人光顾到那里。山民们见到这些质地结实，做工精细，物美价廉的小日用品，人人笑逐颜开，个个争相购买，常常把运去的货物抢购一空。

销路的畅通，无异于给两位老货郎每人吃了一颗定心丸，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每天，他俩不知疲倦地推着自行车，走东街，串西巷，爬陡坡，上山梁。饿了，啃几口自带的冰凉馒头；渴了，就找几口井水喝。有时，天色已晚，但为了把货卖完，他俩仍不肯踏上归途。等把货卖完回到石景山时，往往已是万家灯火，月上柳梢头了。

终于有一次，因售货贪了晚，在走到离家尚有三十多里路的磁家务时，天就大黑了。山村小路，崎岖不平，两位老人眼神又不济，只好推车步行往回赶。谁知忙中出错，走在前面的那位，一不小心，连人带车，翻进了深沟，后面的那位，也因走得急，“扑通”一声，跟着连人带车翻了下去。谁知好心人造化大，居

然人车无恙，于是两位老人不由得放声大笑，笑够了，才把你拉我拽，爬了上来。夏日炎炎，汗流浃背，他们去。数九寒天，手冻裂了，他们还是去。脸晒黑了，身了累瘦了，他们仍坚持去。就这样，他俩走遍了京西门头沟、龙泉务、房山等地的几十个村村落落。

两位老人艰苦创业的精神，感动了居委会的干部们，也感动了缝纫部年轻的姑娘们。凡是会骑车的，都争先恐后地去当“山村货郎”。没有一个喊苦，也没有一个叫累。

为了给孩子们多积攒几个钱，老袁头儿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每当他卖货回来天还早的时候，就兀自弄架笨重的机器，走街串巷，大呼小叫，去给小孩子爆玉米花，一干就是很晚。

就是这么着，苦心经营了一年多，小小缝纫部越办越红火。待业青年由原来的二十人增加到四十多人，不仅购置了足够的缝纫机，锁边机和其他工具设备，而且还聘请了裁缝技师作指导。随着工人技术的不断提高，缝纫部也由原来靠下角料制作小商品过日子，发展到不仅能够用整匹布料做各种便装、工作服，而且还能加工各种高档西式服装。经济效益也今非昔比，青年们的月工资不但由原来的十几元达到了上百元，而且还居然创造出了三千多元的利润。

开 拓 前 “进”

创办缝纫部总算打响了第一炮。然而，要解决琅山那么多待业青年的工作和居民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光靠缝纫部这点儿微薄收入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于是，老袁头儿又迈出了第二步。

1980年底，在供产销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他大胆地把缝纫部移交给青年人自己经营，他自己只是以名誉经理的身份为他们出谋划策，以便腾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操持下一步的发展。

经过多方寻找门路，老袁头儿准备操办一个“金属结构厂”。他作了这么四个方面的设想：一是要长期有活源儿；二是要遵纪守法，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厂方向；三是要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求发展的办厂方针；四是要用滚雪球的方法，根据社会需要，不断扩大再生产和经营范围。

风帆既已扬起，就要勇往直前。资金不足，就在缝纫部微薄利润中，借出六千元。没有技术力量，老袁头儿凭借着在首钢工作多年的老关系登门求贤，请来了三位高级铆、钳、焊退休老工人，又招收了十几名待业青年。没有场地，他们就只好以托儿所的一间办公室做落脚点。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正常活动，他们一反常规，白天休息，夜里干活，一千就是一个通宵。

谁知好事多磨，一个多月下来，在他们承揽和完成第一项工程后，一结算，却发现工期长，质量差，效率低。更不能使老袁头儿忍受的是，竟有人瞪大眼睛想把初次得来的几千元收入全部分光吃净，根本不想扩大再生产。老袁头儿发现苗头不对，一气之下，便把这个刚刚组建起来的厂子解散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1981年初，老袁头儿又到处网罗人才，先后请来了王鑫、马和、谭显荣、郝宏志、韩老为、杜宝杰、李成立七位高贤，再加上老袁头儿共是八人（后被人称作琅山综合福利社创业“八老”）。请来的这些人都是有着各种技艺的退休高级技工，他们很快搭起班子，重打鼓又开张了。

没有工作场地，他们就整修了一个闲置几年的食堂作基地，重新挂起了“金属结构厂”的牌子。

他们四处奔走，带着十几名待业青年外出揽活。很快，他们先后和北京工人疗养院、石景山服装厂、北京钢铁学院和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签订了设备维修、屋架结构、天车制作和锅炉修理、安装等几十项施工合同。

在施工中，他们自觉坚持“以质量求生存”的办厂方针，充分发挥各自的专长，一丝不苟地样样按合同要求精心操作，质量均达到优良，深受用户欢迎。

中国人民大学有两台饮水锅炉，连续几年被安全部门检查定为不合格设备，数次被勒令停止使用。这时恰好他们听说了这个厂子有一支维修小分队正在北京钢铁学院施工，工程质量是一流的，于是他们就主动找这支小分队签订合同。经过老师傅们的精心修理，两台锅炉全都试烧成功。而且，经有关部门检查，被评为先进设备。

为了求生存，求发展，他们个个都有一股艰苦创业的实干精神。他们不计时间，不计报酬，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也毫无怨言。离工地远，他们就天不亮从石景山出发，辗转倒车到达工地时，常常还不到上班时间，没等喘口气，就抢着干了起来。遇到活忙时，为避免往返跑路浪费时间，年逾花甲的老师傅们干脆把铺盖卷搬到现场来，搞设计、画草图，安排明天的工作，一直忙到深夜，然后露天而卧。

他们这么拼命地干，谁也不是为了挣大钱。为了多积累，扩大再生产和经营范围，让更多的待业青年就业，老师傅一月出勤二十六天，而实发工资却只有十八块两毛钱，仅仅是缝纫部创建初期姑娘们的月工资水平。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石景山琅山金属结构厂，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集体企业。活，越揽越多；经营范围，越来越大。

1981年至1982年间，这支初露锋芒的小小施工队伍，曾先后踏进北京医学院、北京军区、通讯兵、装甲兵、工程兵、坦克兵、总参和北京射击场等几十个单位。待业青年的安置也由原来的十几人，扩充到六十多人；平均每月可创纯利近万元，不仅购置了一些必要的工具设备，积存了一批建筑和金属材料，还清了六千元的借款，而且还盈利六万多元。

高风亮节

常言说：“没有不透风的篱笆”。老袁头儿从家中“偷”钱办缝纫部的事，终于被老伴发觉了。

老伴自有老伴的道理。老伴见他拿自家的钱为别人办事，整天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说他是只贪辛苦不赚钱，便又急、又气、又心疼，经常故意跟他斗气、吵嘴。

岂止是钱，就连家里的床铺，桌子和凳子，也往居委会里拿。于是老伴便拿他当“贼”防，说他胳膊肘往外拐，兴出不兴进。

一次，老伴要劈木柴生炉子，到处找不到斧子，老袁头儿却在一旁笑咪咪地对老伴说：“别找了，斧子早被我拿到居委会里去了。”

“你常不回家，回家一趟就往外倒腾东西，你属耗子的？”老袁头儿也不示弱，瞪起溜圆的眼睛：“我不从家里拿，拿别人家的行么”？

老伴干生气，拿他没办法。以后，只要他一回家，老伴就认为他又要从家里往外拿东西，一进门就跟他怄气，连饭也不给做，还唠叨：“人家退休后，当高价老头，一个月进几百元，全家人也跟着沾光。你不但不挣钱，还拿家里的钱物往外贴。”

老袁头儿为了取得家庭的支持，几次召开家庭会对老伴说：“我是党员，为了这些没工作的孩子，为了给国家分担点儿困难，咱们自己吃点儿亏值得！”

老袁头儿既有“内忧”，也有“外患”。当时，山西太原有个建筑公司慕名前来，要出高薪聘请他去当技师，说不用干活儿，只是支支嘴就可以挣大钱。他婉言谢绝了。

琅山居委会干部乔淑珍的老家河北涿县榆林村，新建了两座工厂，正愁着没有企业管理的行家里手，听了乔淑珍介绍老袁头儿白手起家，从小到大办起缝纫部的经过，便打起了老袁头儿的主意。

榆林村的党支部书记，更是雷厉风行，开着专车登门来找老袁头儿，当面拍板：“管吃，管住，月薪三百。”

在当时来说，三百元工资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他们见老袁头儿不为所动，便又增加了一个优惠条件：如果带家属去，还可配给一个单元的楼房和足够的自留地。

老袁头儿还是无动于衷。

可榆林村党支部书记却深信“只要有恒心，铁杵磨成针”的道理，他决心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把老袁头儿请走。

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

第四次，榆林村党支部书记又开着专车来请老袁头儿。

“老袁啊，你比诸葛亮还难请，刘备请诸葛亮才‘三顾茅庐’，我可是第四次请你了！”

老袁头儿只好答应前去看一看。

在榆林村，老袁头儿看了新落成的两个工厂：高大的厂房，崭新的设备，气派之大和自办的小缝纫部相比，不啻天壤之别！

榆林村对老袁头儿竭诚相待。在这几天里，村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轮换相陪，吃着“专灶”的伙食，一日三餐不重样；住着敞亮的客房，生活起居有人管。每日里，村干部们满面笑容地向老袁头儿畅谈着工厂的远景规划和美好的未来；诚恳的挽留言辞说了一遍又一遍。

然而，老袁头儿心里装的是琅山金属结构厂的事业要发展，待业青年的安置工作还没有做完，居民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困难有待于解决。琅山不能没有他，他谢绝了对方的再三挽留，留下了办好村办工厂的建议和热望。

辛酸的身世

别人给了老袁头儿一条待遇丰厚优裕的路，他不走，却偏要走自己的路——一条为党为民分忧的路。然而，这条路并不平坦。他所办的厂子，也曾数经挫折，几度兴衰，甚至达到几乎被冲垮的境地。他自己，也曾两次被人错告而受审查，但都没能动摇他那为党为民炽热的心。

他，毕竟是一个从“万人坑”里爬出来的铮铮铁骨的硬汉子。

袁世荣祖籍北京房山区长沟峪村。自幼家境贫寒，十二岁就离家在工厂当学徒。那时，一个稚弱的儿童，年复一年地起早贪